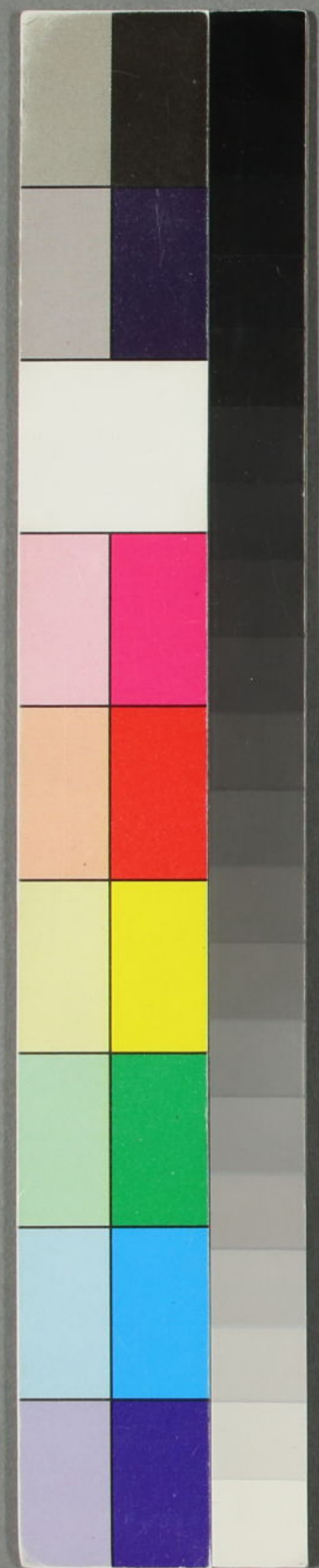


纂評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六冊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九

柳宗元子厚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王世貞云語如
綴玉總以挑剔
始得二字與宋
二句相應
梅亭云前段第
始得二字極力
掀翻先用反筆
恒惴惴集或粹
作恒惴慄
遠不到粹遠作
處

始得西山宴游記在府城西
自余為僇人，憂之許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隙則施施徐行而
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
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
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
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

梅亭云中段轉入始得極寫得之之悅

遂命僕集或粹

僕下有人字

深溪粹染作冉

箕踞而邀折邀

作遊

梅亭云始得有

驚喜意得而宴

遊且有快足意

此扼題眼法也

前以一個未始

知中後以兩個

然後知一是寫

始得西山一是

作一溪斫榛莽焚茅茷說文茷草葉盛貌窮山之高而

止攀援而登箕踞兩足而坐其形似箕而邀則凡數州

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岬山深

窪深地也案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感積莫得遊

隱縈青繚白白青謂山水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

特出不與培塿培塿謂之培關為類悠悠乎與灑氣

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

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

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

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寫始得宴游又有層次皆為始得二字頽上添毫

又云末段接入宴游極寫游之之趣

歸粹欲作知荆川云神色酣暢

楚緝云起得浩蕩感激言外不可知真不得不遷之山水者轉

入妙境令人起舞西仲云全在始得二字着筆語語指畫如畫千載而下讀之如置身於其際非得

遊中三昧不能道隻字楚緝云少陵望嶽詩有齊魯青未了一語何等氣槩子厚此記實可與爭雄

然讀者必登高豁目自見其趣為之文粹作序

從始得字着意人皆知之蒼勁秀削一歸元化人巧既盡渾然天工矣此篇領起後諸小記

梅亭云前半記潭

又云鈎鉞音古

萃慰斗也潭之

形似之故名

鈎鉞潭記

鈎鉞乃鼎器或曰温器

鈎鉞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

流其典委典將本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

二田云記潭勢
簡峭記游孤迴

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歛也。叩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也。交易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淅然。說文。小水。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筆墨孤戾

又云後半記游
又云時已入初
冬中秋從月想
得
又云結語警然
楚釋云小景清麗如盤石疎林清溪短棹

楚釋云尋常事

鈞潭西小邱記

尋常意也。立名
造語變化得別
蘇子美滄浪亭
記大略本此
梅亭云首段寫
形。此專記邱
及得邱之由
當湍而浚。將注
而一作之
商侯云欲變賣
至今尚未有售
主
止四百高註。當
是四百錢耳。
鳥獸魚。蔣本無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也。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九歌。靈偃蹇兮姣服。負土而出。爭為竒狀。者。殆不可數。其嵌然。山勢聳。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之。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也。剗。同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和樂。廻巧獻伎。以

魚字注一本獸
下有魚龜二字
商侯云廻巧獻
伎四字總攝諸
景妙

梅亭云中段寫
景○邱與潭並
寫情隨景俱到

西仲云四個謀
字從考工記進
則與馬謀退則
與入謀二句得
來

梅亭云末段抒
意○忽發感喟
反覆曲折此神
來候也記中又
開一體

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澄澄也。水回之
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匪
旬。不。一。日。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
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鄆。杜。西。水。出。終。南山。入。渭。鎬。水。出。太
京。鄆。漢。縣。上。林。苑。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
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
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
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結處忽發感喟。反覆曲折。此神來之候也。記中又開一體。

亦變幻百出。西仲云子厚遊記篇篇入妙。不必復道。此作把丘中之石。及既售得之後。色色寫得生
活。尤為難得。末段以賀茲丘之遭。借題感慨。全說在自己身上。蓋子厚向以文名重京師。諸公要人皆
欲令出我門下。猶致茲丘於灃鎬鄆杜之間也。今謫是州。為世大僂。庸夫皆得詆訶。頻年不調。亦何異
為農夫漁父所陋。無以售於人乎。乃今茲丘有遭。而已獨無遭。賀丘所以自吊。亦猶廢起之答。無覺足
延頽之望也。嗚呼。英雄失路至此。亦不免氣短矣。讀者當於言外求之。

梅亭云前半寫

潭寫石。只就一
魚點綴。而潭之
清微。見白石底
亦透路彰顯妙
筆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
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為坻。為嶼。為洲。皆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
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

又云後半留取不盡故意境彌深
布石上怡然不動傲爾說傲始也一遠逝往來翕忽疾貌忽似

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斗北斗也史記天官而翕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

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消愴幽邃以其境過清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一作龔余弟宗

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崔簡之子也曰恕己曰奉壹
記潭中魚數語動定俱妙後全在不盡故意境彌深

絕之景具見嗟乎此雅俗所由判也楚釋云悠然有濠濮間想至斗折蛇行字尤奇又云無多景却寫得杳杳冥冥忽忽悠悠是絕妙小品文字

蔣注自袁家渴

至小石城山四

記皆同時作石

渠記云元和七

年十月十九日

云云則餘記可

類推矣

梅亭云首段承

上兩篇以賓陪

主點出題目

又云次段寫渴

楚釋云入方言

二句極奇古

又云綴景幽深

画不能盡

袁家渴記

蔣注予聞之董太史玄宰云以徑之奇怪水決不如畫及觀此記則奇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鉅潭由

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朝陽巖在滿江

之巖巖有洞澗出流入東南水行至蕪江蕪江或云疑可

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

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

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

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

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石小

也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楮樟柚楸似豫章柚類草則蘭芷又

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楮樟柚楸似豫章柚類草則蘭芷又

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楮樟柚楸似豫章柚類草則蘭芷又

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楮樟柚楸似豫章柚類草則蘭芷又

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楮樟柚楸似豫章柚類草則蘭芷又

梅亭云末段摘 渴中一小山別 出生趣凡記石 記樹記草皆為 風蓄勢 荆川云此段類 子虛賦 蘇東坡云子厚 善造語若此殆 入妙矣 同人云或謂似 賦由熟精文選 而得之余曰非 也賦家多浮誇 先生諸記一一 天地真景

有異卉。類合歡。合歡艸名。爾雅云。葉似槐。五月花。而蔓生。紅白色。辨上若綠茸。至暮而合。 輟。輟。交加。記風。莊子。大塊。嘯。氣。一。段。善。於。寫。風。此。故。 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掩。風。吹。草。動。不。讓。也。 衆草紛紅駭綠。駭。紛。亂。貌。動。搖。貌。華。四。時。不。同。貌。 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 退貯谿谷。搖颺。蕨蕤。蕨。盛。貌。木。華。四。時。不。同。貌。 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 世。其地主表氏。故以名焉。補。出。表。家。 記水記山記石記樹記草無不入妙。尤在記風一段。共 九句。凡性情形勢往來動定一一具備。可云化工。○王 右丞。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進。士。安。知。清。流。轉。忽。與。 三。遷。尚。書。右。丞。有。詩。名。工。畫。 前山通神來之句。讀舟行若窮二語。故應勝之。○此與 後二記在西山南路。

梅亭云前自渴 逆行而上得渠 是主由是有泓 存潭一路叙次 而綴景仍以風 減百步諸本步 作尺 二田云石渠石 澗竟是水經圖 註由哀家渴出 而溯近遠來支 也 梅亭云遠者虛 谷相應故此貌 已靜彼聲轉遠 也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 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或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泓水深貌。菖蒲 石菖蒲也。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 小潭潭幅員減百步。清深多儵魚。儵。音。條。爾。雅。黑。鱖。郭。 注。云。即。白。儵。江。東。呼。為。 一。名。昌。陽。 又北。曲行紆。紆。文。紆。誦。也。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 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箭。竹。之。小。者。可。以。為。箭。竹。譜。箭。竹。 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 矢。可。列。坐。而。寐。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 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斨。木。自。決。疏。土。石。既。崇。而。焚。 既。醜。而。盈。崇。聚。也。醜。分。也。前。漢。溝。洫。 志。乃。醜。二。渠。以。引。其。河。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

聽始遠蔣注遠一作達

二田云題止石渠其由渠而泓而潭迴復上溯去渴似遠卒以渴為歸者皆渠身也故佳句以渠總之中綴小景神遠鹿門云清冽楚釋云子厚諸記每狀一水一石處亦各極其致故令人讀之似欲解衣盤礴於其境

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視之既靜其聽始遠補袁家渴篇寫風所未及通體俱峭潔

渠總之中綴小景神遠鹿門云清冽楚釋云子厚諸記每狀一水一石處亦各極其致故令人讀之似欲解衣盤礴於其境

石澗記

梅亭云前叙澗叙遊摹繪精工

石澗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

之大倍石渠三之下將本三之一字巨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

堂若陳筵席若限閫與限也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

操琴揭跌而往折竹掃陳葉也古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

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東京賦樹翠羽

也之高蓋青雀之羽龍鱗之石均陰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

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

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連袁家渴石渠二篇俱以窮字作線索○柳州遊山水記諸篇有次第有聯絡而又不顯然露次第聯絡之跡

諸記總結 此盡矣又可作 無盡而遊境自 可窮結之所留 記總收末以不 作圖經可為三 來注明前後若 石澗跟自渴而 梅亭云後石渠 造物者亦藉此 狹不可窮吾疑 尚有餘藏乎道 辭而書之造物 同人云有勝必 窮窮即瑋麗其

楚樵云結得恍
惚似山海經語

所以別於後人

楚樵云永中山水子厚已搜抉無遺使子厚不謫居于此則永終一荒壤耳

梅亭云前段叙

小石城山記

類智者所施設
句正是刻畫石
城並起下推測
造物之意
楚樵云境固幽
峭旁出議論更
奇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
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
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攏之形埤垠城上垣女牆也莊
子秋水篇梁麗可以衝
城梁麗屋棟其旁出堡塢堡小城也塢小障有若門焉窺
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
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

二田云狀物設
疑都從城字生
出古人構意為
文無泛設者泛
設便可移撥寓
感於諧不作煞
語故超
是固勞編拆固
作哉

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
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
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
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
偉人謂英雄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
余未信之

此篇浦刻置于
袁家渴前

沈洋恣肆之文善學莊子故是借題寫意○此西山北
出一支不與上七篇連屬

鹿門云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王陽明云造化為五嶺諸山故遣子厚謫去從文字上搜剔出
來乃知文人一管禿豪子真與五丁力士同功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
 北東西皆水。滙說文滙水。北有雙山。夾道嶄然。高峻曰背
 石山。在府城北十里。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
 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在城東北十五里。中有其
 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
 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
 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
 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在甌山西南。以形名。屏山
 在城南二里。四姥山在城西南。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
 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土。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
 北流潯水記流一作沈

楚釋云前半似
 水經注後半似
 山海經極其奇
 古

北流潯水記流
 一作沈

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茄荷莖也。荷莖同。或積於下。如
 入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
 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
 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
 上室。自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
 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
 云。其山多種多楮。多篔簹之竹。篔簹竹名。節間相去數尺者。多橐吾。橐吾
 未詳。或云橐吾。當作藁。吾當作荷。上以形誤。冬以聲誤也。案
 本艸。欸冬。花一名橐吾。急就章云。橐吾。欸冬。師古注云。橐
 吾。似欸冬。而腹有絲。生陸地。華黃色。一名獸須。欸冬。即欸
 冬。爾雅。欸冬。顯凍。一名菟奚。郭注云。欸凍也。本艸。顯凍。橐吾。
 為一物。誤矣。和。其鳥多種。歸。子。歸。鳥。名。見。高。唐。賦。說。文。為
 名。都。和。布。岐。其。鳥。多。種。歸。子。歸。鳥。名。見。高。唐。賦。說。文。為
 規。徐。廣。為。子。雉。雖。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
 異。而。名。實。同。也。

北出之宗。複出
 確士云予向有
 句云羣峰列眉
 低俯見飛鳥背
 儀曹先得我心
 石魚之山。蔣注
 石上一有其南
 有三字
 拙堂云用多稱
 纂

歸立魚字如地名殊為新奇徠云柳所創非也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汜林方三百里在徃徃東徃徃能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徃徃舜葬皆非地名子厚蓋本於此

形如立魚在一亦多種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鯽本州形似鯽色黑體促腹大脊多條條魚也俗呼參條魚長而小時浮隆又青鯽魚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水故名好有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坩修形祈雨文神糝酒陰糝當也米也糝稻也山海經其祀之糝用糝米陰酒即也明水度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體似太史公天官書句似酈道元水經注零零雜雜不立間架不用聯絡照應真奇作也明王守溪七十二峰

亦

記似得此意

元美云杜之蜀詩柳之永柳記皆千古絕唱也 鹿門云全是叙事不著一句議論感慨却澹宕風雅

梅亭云先寫茅亭句句切茅亭蔣注面勢謂方面形勢字見周禮梅亭云次寫馬退山用字切馬字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邕州今南寧府屬廣西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邱之阻以面勢無構榼節稅之萃榼柱上附也節榼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為藻文也榼析上標也不斷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左傳二年臧哀伯之辭是山峯然危高也又起於莽蒼之中艸野之相公蒼者三馳奔雲矗巨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

梅亭云按叙作亭之人添叙登亭之景

商侯云子厚從兄名寬字有諒先是為邕州布政試用也

來朝勢若星拱也。拱向蒼翠詭狀綺綰繡錯錯雜也。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國語戎翟荒服在常。故曰俗參夷徼之微邊地也。周王之馬迹不至。左傳昭十二年。荒服。周行天下。將皆謝公之履齒不及。南史謝人運登山。則必有車轍馬跡焉。謝公之履齒不及。南史謝人運登山。則去其前齒下。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存諒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謂此也。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概。乃暨乃塗。其塗堅茨。說文堅仰塗也。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崇終也。詩衛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先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疏云二十以上冠者十九以下童子六步山椒。馳騷椒。

藤森淳風云右軍與謝公周王自然映帶。素是能獲柳子之心者。可謂能讀文者矣。

梅亭云收筆與仲兄照為作記。又云刻露鮮秀藻逸橫生。

丘且焉止息。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注椒山顛也。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朝王徽之曰。西山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湍映帶。左右引。是亭也。僻介閭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鮮秀刻露。有情有文。或云此獨孤及。及字至之。代宗文。誤入柳集中者。豈因其風格少近耶。然柳寬為子厚兄。仍是柳作無疑。予聞昔人稱此作。為柳記中第一。蔣氏曰。風二句。何等揮灑。手揮絲桐。目送還雲。二句。若創為之。更覺奇絕。賴山陽以此句為俗。陋。素此句本於嵇康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包柳變用。固不為俗。陋。山陽又曰。茅亭一事。不為對。則不成文理。下句有是亭也。字。是以茅。

亭為對也。但白雲碧山，稍似儼偶。耳茅鹿門，評曰：興致摹寫，足稱山水。邵寶亦曰：發穠纖于簡古，妙余不取。邦人

唐故御史周君碣

名子諒，周君未詳。張唐英云：御史必周子諒也。按：唐史開元二十四年，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識書為證，上怒甚，親加詰問，命左右撮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瀧州，至藍田而死。此云死於墀下，又云在天寶年，誤也。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釋文：墀，塗地也。丹漆

楚樺云：辭簡而

氣王似歌似哭

雖千歲下可以

招魂復起

焦竑云：議論偉

然不凡

豐山云：唐貞臣

以諫死，便見一

生事業

臣軌今將注，一本無兮字

地故稱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呼古之不得其死者眾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策令生於定哀之間。魯定公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論語公出於秦楚之後，則哀公也。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論語公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詩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玄宗罷裴耀卿、張九齡，而相李林甫、牛仙客。此治亂之轉關也。子諒以直諫杖死，子諒死而諫者無人矣。乃玄

焦竑云贊其死
可以不朽真可
以壯忠臣義士
之氣

楚釋云如此議論真然突出奇絕卓絕 鹿門云調不入史漢而氣韻亦勁

宗不聞悔過而後世不加褒封立碣表墓其容已乎文
中不輕下一字表正直誅姦諛居然史筆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蔣註續以蔭仕
累遷起居郎祠
部員外郎
楚釋云裴瑾子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西平屬山太尉公諱行儉實
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積實祖
大理卿府君諱傲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
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

厚之姊之夫也
葬在元和十三
年碣亦是時作

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扶遜隱宿工老
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者致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
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積奏超以為丞司空杜公聯奉

崇陵豐陵禮儀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七月以太常
元和九年正月順宗崩仍再以為佐離紛龍導滯塞關

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
章高宗顯慶三年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

事擊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
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

楚釋云比部員
外郎掌勾會內
外賦斂經費之

期歲畢具刺金州金州金州屬山東兗州決高施隙去人水禍渚焚

事會大計也周禮聽出入比其要會注要會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確士云一段文字學扶風而又

原茅闢成稻梁陟萬年令萬年縣今為咸寧陝西西安府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也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煩下褻也謂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循州為廣東惠州府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泄卒瘵疾也泄症也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開廓而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觀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與序飲紉同正謠舞擊徒歌曰謠擊或歌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据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

變其面目子厚極得意處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亦作御差

師古曰遮繞也周禮小司徒之

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拊於長安御宿之北原御宿長安地名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於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於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有鬱其馨惟裴之卿瑾父敬為世服大僚謂世為大僚也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讎書官闈佐職於京謂為京兆府參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弁下同書謂為太常主簿也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謂作部集禮也藏之府室史於柱下謂為殿中侍御史史記老乃周藏書室之史又張陽傳老子為郎於會司謂比部員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郎於會司外郎周禮司會之職以參互考日成以四國之治徼循以周大比是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

評唐宋名家文粹

職三年則大比
注謂使天下簡
閱民數及財物

叔靈謂柳氏

宜作牧於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游。漢游漢水游許水際
沃卒移。昏墊增我歲食。易其芋魁。漢本傳汝南有鴻隙相
相顧聚來。徵為萬年治劇於都。百務叙成。談宴以娛。誰恤
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
更救進資。廬陵唐吉州廬陵郡是遷。人曰世德。宜慶於延。又曰良
能。宜力之宜。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隕在前。元和
十二年十月。平吳元。濟十三年正月。大赦。長原有墓。高曾
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
遂升其跌於道之周。
叙官爵後綜叙生平一段。出自凡筆。不過云赴人緩急。

目空儔類。善聲音博奕。能行酒歌舞。而歸於性情和平。
考据書禮而已。一經點染。鎔鍊字字飛鳴。使讀者如遇
裴封叔其人於千載之下。真神境也。近代名家。專學王
介甫清淡之筆。索然興盡矣。

蔣註公集有答
元饒州論春秋
書云宗元出邵
州不克卒業於
陸先生之門書
末又謂始至是
州作陸文通先

陸文通先生墓表。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質。字公深。嘉州人。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乘
觚牘。觚。操觚之謂也。陸士衡文賦注。觚之方者。古人用焦
思慮。以為讀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
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

纂言宋人書文精注 卷九 十五 鳳文官

評唐史家文辭

生慕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此表作於邵州明矣

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其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

梅亭云次段正叙仲尼作春秋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意陸氏知此意以求道法之原獨得其大

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一篇

鳳文官歲

評唐史卷之九 卷九 鳳林館藏

官辭 蔡聞之云文極整肅詞旨亦正似曾子固文而氣味亦古 二田云作墓表不侈張他行只叙得說春秋一事原委古人不為說墓辭如此所以可貴也 荆川云暢達 梅亭云沈說以據經為是浦說又以舍傳為偏要之讀春秋者依經以考傳據傳以求經合之兩美離之兩傷也

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諡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峻整醇厚○唐以前說春秋者俱信傳以測經自啖助趙匡及陸質始據經而核傳後宋儒得所據依其功不可沒也篇中明章大中以下一段極言所學之醇得春秋之體要矣

蔣註子厚永貞元年八月謫永州司馬明年元和改元先夫人卒于永明年歸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附于侍御史之墓表當于是時 殿中君即子厚 為作墓表及墓 版文所謂叔父 殿中侍御史者 是也墓表及版 文皆不載其辭 唐宰相年表亦 止曰某朔方營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慶字更興河東解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且且字巨德仕隋周中書侍郎為黃門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房蘭廓四州曾伯祖諱奭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賜於河澣詩在河澣也柳氏世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語涯也柳氏世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語 家河東故云 陽貨篇詩書之政史記太史公自序書記易之直方大周 可以群 書之政 先王之政 易之直方大 坤六三直方大春秋之懲勸左傳成十四年春秋之稱微 不習無不利 春秋之懲勸 而顯志而晦婉而為章盡而

墓表 卷九 鳳林館藏

評唐文公家文米言 卷九 鳳文館藏

田副使殿中侍御史故其名不得考焉 楚釋云繫辭者謂繫屬於正文之下猶易繫辭之義也 又云德清君夫人鎮母也 從弟子姓蔣註 姓一作姪

不污懲惡以植於內而文於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在河南濟源縣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姓前漢粉傳跪起如子姓注姓生也同子禮若已所生講春秋左氏易王氏書郎有易注畧例衍衍也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遐世無悶矣 易名遜世無悶 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問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兵戎農去耜宜以時興太

學勸耦耕耕並其詞而大作三老五更禮記文王五子之位注三老象三辰五更象五星又三籍田書禮記孟春之老三人五更五人更當作雙老稱籍田書禮記孟春之元日祈穀於上帝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帝藉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索薛瓚曰親耕以躬耕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藉謂踏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父尚郭子儀也封汾陽王爲朔方節度使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損幹幹書時乃損幹損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爲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

左傳晉文公殺顛頡祁瞞舟之僑君子謂文公能用刑矣三罪而民服

纂唐文公家文請注 卷九 鳳文館藏 十八

吏部命諸本吏
上有常字蔣注

常吏部名衰

確士云任可以

自請此唐代體

人情禮臣下處

確士云時盧岳

妻分家貲不及

妾所生子訟於

官盧岳欲罪妾

御史穆贊不從

守大怒投几折筭也而無以奪焉以為自下繩上其勢將

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耻調長安主簿居德清

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為士者咸服服既除吏部命為

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直屬南

寧國三辭而後獲徙為宣城四年作閩音聞或作鄉令考

積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為鄂岳沔都

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

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讐有

擊登聞鼓唐制文武臣僚通進文字經登聞以聞於上上

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為相者不敢恃威以

濟欲為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羣冤獲宥邪黨側目封章

召與審參譖於

上誣贊受金下

獄弟賞訟冤命

柳鎮及李觀揚

瑀覆治之究得

白

楚揮云此本太

史公自叙遷俯

首流涕云云前

賢文章必有祖

法

又云尚書郎謂

為尚書禮部員

外郎得罪以坐

叔文黨貶永州

也

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

作鷹鷂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為心

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惟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

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

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

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

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

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

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郎天子行慶於下申

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

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為九族宗師用柔明勤

楚釋云其言詳而不繁大而非常誇紜委曲最得為體

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誠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適長
崔簡次咸為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
皇太后於興慶宮。憲宗尊其母良嬪。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既乃宗元貶秩為永州
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
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
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
飲食。天殛薦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時以母視。歸附。故云。以奉安祔罪
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
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
萬里。以畢其辭。云
子於父母所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蓼莪也。天可贊

英云劇居衛切利傷也割也

頌乎。表中即將侍御史生平著述。層疊叙去。而始進之
正守法之嚴。廉而不劇。剛而不倨。俱於言下遇之矣。後
人述祖父德業。處處先下贊語。全失文言之體。

英云浦本及高本載前文與韓愈書二百八十餘書

段太尉逸事狀

名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梅亭

太尉始為涇州

陝西平涼府

刺史時汾陽王

以副元帥

居蒲

河中

梅亭云前書作總冒後跋作總

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

西平屬山王子晞汾陽王郭

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

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嗛。屣輒奮擊。折人

手足。推釜鬲墮盜。

鬲鼎屬也。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

三大段必如此方見首尾章法

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嗛。屣輒奮擊。折人

手足。推釜鬲墮盜。

鬲鼎屬也。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亦完備舊本不載前書何也梅亭云第一狀大尉屈郭晞此事在營田後蓋先其大者把臂徐去集或把作祖分公理粹分作付

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乎大亂由尚書粹無大字楚揮云語語皆頂門一鍼雖大頑惡人能不自悔且日來還臥粹且日作且日來上有明且二字集或粹宗還作

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五人為伍伍二為隊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晞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遂楚釋云一段已結汾陽子晞擾軍事然秀實固偉人唏亦非裕子
白孝德初為郊寧署秀實度支營田副使
來論謀集或粹來作求
楚釋云叙賣馬代納令謀穀寄矣得尹少榮一番議論更痛快對天地諸本對
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謚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謚謚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論謚謚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且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謚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

作視確士云自恨死猶抱恨欲死後朱泚亂時謚尚在
梅亭云第二狀追叙大尉愧死焦令謚軍又云第三狀見太尉遠識預識朱泚反
本集存下有太尉逸事如右六字
外宗元一無外字
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謚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建中元年二月秀實自涇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世俗所云也剛患節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縻所封地間過

詞原宋史家之考書 卷九 鳳文館

拱手行步蔣注 行一作促 真定北_方上馬嶺歷亭鄣堡成_{漢書十里一亭一鄉說}

二田云太尉大 節擊泚以死事 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狗狗常低首拱手

具史館偉矣若 狀中三事卓卓 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

正足以平生秉 志仁勇識力微 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

其見危致命之 有本公特表出 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

之絕頂學識 執事謹狀

凡逸事三一寫其剛正一寫其慈惠一寫其清節段段

如生至於以笏擊賊此致命大節人人共喻不慮史官

之遺也後劉昫撰唐書仍不采所上之狀至宋祁始補

入之

楚釋云末段叙 次不羣不理大 有筆法又云段太尉逸事狀可當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一篇然韓作俊逸柳作縝密

楚釋云以梓人 喻相非子厚創 語也唐太宗嘗 謂魏徵曰金在 鑛何足貴冶鍛 而為器人乃寶 之朕方自比于 金以卿為良匠 其說近似

梅亭云前從梓 人說入相道分 三段 又云此段述其 言為前文立案 先用反跌 又云此段徵其

梓人傳 書梓材注治木器曰梓周禮考工記攻木之 長故呼梓為木王羅願曰屋 室有此木則餘材皆不震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說文隙隙 隙寫轉 宇而處焉所職尋引度尋引所以規矩繩墨家不居

斲斷穀音籠磨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 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

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 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

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 焉委羣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

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

纂言宋史家之考書 卷九 鳳文館 二十三

評唐史之文辭

事為後文立案
方用正落
荆川云以言語
代叙事
王浚儀云既成
數語尤極含蓄
為下文張本乃
一篇精神命脉
書於上棟折於
作其
梅亭云此段落
到相道揭明篇
旨此為入題
又云後從相道
均合粹人分三段
楚揮云言言如

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帥。里胥。徒隸給徭役者。鄉帥一鄉。其有才智者。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連率同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番夫。版尹。漢制鄉小者制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也。行且賣。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畫筆抄信有流
雲漪水。故予賞
此文不在議論
縱橫處。而在叙
述之妙於點綴
處。
荆川云連下三
歟。字贊美。方轉
下去。如黃河之
流。九折而入海。
何等委曲。
有胥吏折吏作
史。
可手據。宗可上
有皆字。無手字
粹手作以。

畫筆抄信有流
雲漪水。故予賞
此文不在議論
縱橫處。而在叙
述之妙於點綴
處。
荆川云連下三
歟。字贊美。方轉
下去。如黃河之
流。九折而入海。
何等委曲。
有胥吏折吏作
史。
可手據。宗可上
有皆字。無手字
粹手作以。

纂唐史之文辭

二十四 鳳文 官箴

西仲云頗此句
段落方稍變
而由之妙由作
用

梅亭云此段正
喻互映又用友
筆勘醒

商侯云大哉相
乎四字總結恐
尚總不住故下
文又反覆之

確士云不通相
道而侵眾人之
職者固非大臣

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
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循跡而慕
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伊尹傳
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
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
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
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听然而遺其
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
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
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
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

乃又有外託有
容而漫無可否
惟以苟安無事
保全祿位為長
此孔光張禹之
續也
梅亭云末段別
問一義。是用舍
行藏之道。是大
臣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身分然
只就梓人說文
法亦變
鹿門云。又生一
意。以主為室者
喻人君任相一

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
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
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也。彼將樂去固
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
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
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
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
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儲同人云。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端。由賓入主。
非觸而長之之謂也。王弼州乃云。形容梓人處已妙。只
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已。復而易厭。如弼州言。是認煞

篇意思何等滿暢

伯生云此又示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可駁道亦不可嗜利意

亦從梓人上喻相道 梅亭云間架峻整結構精嚴其正喻夾寫處尤覺縈繞有情 劉辰翁云似真似謔是文章布景處 童宗說云王承福巧者而得傳於韓猶此揚潛梓人而得傳於柳味此傳意大抵出於孟子為巨室必使工師得大木來 鹿門云次序摹寫井井入構 揚少庵云郭象莊子注云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原演之為此傳一篇凡數百言

為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矣 結構精嚴無一懈筆 題用譬喻不須說出正義令人言外思之此則六義中比體也先喻後正而透發正義處層層迴抱前文文各有體不得以太盡議之

梅亭云叙隳駝提出素駝

種樹郭橐駝傳 姓郭駝駝同駝脊上肉鞍 隆高若封去俗呼封牛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僕也 隆然貌伏行有類橐駝者

西仲云已上叙名號來歷

楚釋云借議論叙事畧無瑕兼以詳確明快即不謂規諷世道作正經文字

看尚得為出家種樹方

梅亭云叙術業提出種樹

又云以下俱叙言

又云正說一段

李廷機云似從孟子養氣工夫

孟子養氣工夫

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素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 說文乳化曰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展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

體貼出來 既已將法三 字疑衍 去不復顧蔣注 去一作亦 天者全折無者 字 害其長而 已非有能碩稱 害作助碩下有 而字 迂齋云子之非 難棄之為難非 真棄之也棄之 所以予之也 梅亭云反說一 段○前段于素

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 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 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 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繹 也為繇蚤織而縷也布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 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 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 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 官戒也

駝為正面于今 之官吏為反面 此段于素駝為 反面于今之官 吏為正面 東萊云狀物之 妙 西仲云已上論 種樹之道畢 迂齋云句法字法皆好 愛之太恩析恩作殷 何能為哉粹鍵哉上有矣字 梅亭云入正意一段 又云養樹養人正喻總結 理非吾業析理上有官字 輟殮饗以勞吏者粹輟作具無者字 梅亭 云捕蛇篇刺暴政種樹篇規良吏合粹人宋清等作俱同莊子寓言不與史傳同例 元美云詩家最 忌粘皮着骨文家都不甚忌更說得痛切更覺精神 得養人術傳其事粹得上有而字傳上有故字 楚釋云子厚此 文在謫永州後 作蓋謂當時之

此為勤民而不得其道者言若戕虐其民如根拳土易 一流固不待言也柳子主意蓋在蓋公治齊一邊○問 養樹得養人術古帝王所以詢於芻蕘也芻蕘也芻薪也 芻州也蕘薪也 〇古人立私傳每於史法不得立傳而其人不可埋沒 者別立傳以表章之若柳子郭橐駝宋清諸傳同於莊 生之寓言無庸例視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

交遊者不為之
汲引附炎奔寒
有愧於清之為
者因說是以諷
云
梅亭云首段叙
事立案市人二
字作篇眼併伏
末段發議之根
與善藥不望報
皆伏筆
楚稱云最簡潔
議論亦好但子
厚作文每只用
此局法

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儲咸譽清
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
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契也書釋名券縑也相
約束為如山未嘗請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
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
妄人也無知也六書正偽凡無知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
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
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
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也
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故大豈若小
市人哉一不得直則佛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

孫鑛云以市字
貫徹情深風刺

同人云跌宕跳
脫開東坡海外
篇
梅亭云末段論
贊全從市人二
字大發感慨跌
宕頓挫神于史
記
楚釋云文勢至
此已抑而不振

亦翦翦乎翦劣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
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
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親戚交友清不以急遇其人必與
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把柄為世用也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
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
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
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天下富人為清之則天下之窮
困廢辱得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
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
府居庠塾學校也禮官養老處也又樂記黨有庠孟子設
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巳悲夫然則清非獨

纂言卷之二 清生 卷九 二六 鳳文 宿 歲

故下又翻出一
或曰以揚之
梅亭云借重發
慨伏應玲瓏筆
姿頓挫

異於市人也

以一市字發出無限感慨後段如太史公憤激於親戚
交遊莫救視也筆下亦跳脫有活龍虎之狀

蔣註蘇子瞻有
劉醜斯詩云此
可名區寄追配
柳之蕘恨我非
柳子擊節為爾
謠謂此
說文小也象
子初生之形

童區寄傳區讀歐○童童子也區姓寄名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說文男八歲而亂女七月齒生七歲而亂齒毀齒也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鉗以鐵束至有鬚鬣鬣長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公弱者也公小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

柳州郴州誤

將注南越中謂
壘市曰墟

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童寄者柳州蕘牧兒也蕘採薪者牧養牛者行牧且蕘採薪一豪賊劫持反接背兩手也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字虛墟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

蔣註証果卿之孫元和初為桂管刺史觀察使

討一作計是

楚釋云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則子厚當在柳州時作

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謹也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不敢忤視乃令為荆軻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此即事傳事與梓人宋清郭橐駝諸傳別有寄託者異也簡老明快字字飛鳴詞令亦復工妙假令其持地圖藏匕首上殿必不至變色失步同秦武陽之怯矣我愛之畏之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九終

唐柳柳州二

唐之大家首推韓而與韓相埒者惟柳德驥天馬二公並稱由來久矣柳公名宗元字子厚刺柳州卒於官世因號柳州也其先河東人今山西當在蒲絳間失考後徙於吳亦稱柳河東公少精敏絕倫文章偉卓為時輩所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遷監察御史與王文叔韋執誼二人善文叔得政時奇其才引內禁計事順宗初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會文叔敗坐貶永州司馬今湖南永州荒裔司馬散員也其廢扼抑鬱之情見於與許京兆蕭翰林兩書然居閒無事益肆力於文詞而寄其志於山巔水湄之間凡永之一拳一勺無不刻露清新鈔

內諸小記。色色精絕。可覆而按也。元和十年。嘗例召至京師。出爲柳州刺史。今柳州府西柳又遠於永。地更荒陋。公不鄙夷其民。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設爲教禁。民風丕變。治績多端。緣在柳爲州長。故一專心於政事。與在永列閒曹。無專責。役志於探勝。涉幽者不同。此可以觀公之用心矣。其誘掖後學。多所成就。衡湘以南爲進士者。走數千里。皆從公遊。經公口講指畫爲文者。無不有法度可觀。居四年卒於柳。時年四十七。柳人懷其德。爲廟於羅池。以祠之。其葬之歸也。昌黎公爲之誌。其祠於廟也。昌黎公爲之碑。而品其文也。曰。雋傑廉悍。踔厲風發。又曰。玉佩瓊琚。大放厥詞。此足以見其推服者至。而韓柳並稱者洵不誣也。

公爲人篤於友誼。勇於自進。一時才高名盛。又競爲用事者所推引。遂至所交非人。一蹶不振。惜矣。然觀其被黜。謫居後自咎。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蓋不勝怨艾內訟之思焉。與世之罹罪而憤懣於人者異也。究不失爲君子哉。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歐陽修永叔著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瀉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楊少庵文集卷五十二

論選皇子疏疏所居切去聲又所助切條陳也揚雄官皆稱臣上于天朝皆稱陪臣有所陳皆曰上宋史韓琦傳前後七十餘疏任伯雨傳半歲所趙普以來多為疏若謝表皆曰表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

梅亭云首段入事正諫妙將公主出降作話頭全是以至情挑動與觸鬚說趙后同意鹿門云乘公主出降而入話頭與語言編言作談梅亭云次段拓開展句兩引善史以外襯內以內之宦官宮妾襯出太子而太子未立則選皇

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充國公主近已出降李璋嫁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憫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無曠庶官註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禮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

子層折入妙同人云牽入外朝固屬文字客主并入借端納諷以接上下之意

梅亭云末段收結有正大之議有權宜之方詞愈婉而情愈摯鹿門云至情

處也其出而居外也外朝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內宮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居也燕居禮記有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安也中庸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

而欲言編無而

文醇云仁宗之不輕擇嗣豈為一已之私哉然當日宰執臺諫侍從之臣文章敦勸而歐陽修此文益復致纏綿忠愛惟惻抑何社稷臣之多

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南齊書太東儲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意例言也。誅

儲同人云語入肺腑。左師所以動趙威后也。趙策孝成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左師曰黑衣之數衛王宮太后曰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為也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為也師公曰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深遠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也必祝之祝曰然左師公曰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

也。蔡九霞云爭立儲者大都以國本立說逆料主上之無後易傷其心豫慮在位之不久尤櫻其怒入迷途而鮮達人之見群情且然况尊居九五者乎歐陽公只以家人之樂動之而不遽要其立儲又因公主下降之會言之而不覺其突善于立說妙于調停須着他意愈摯而辭愈婉誘君者宜知此術

敗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也短也故以為為長安君約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借公主使於是為長安君約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借公主出降作引子與賤息舒祺之意同人臣進言與其折君以理不如動君以情蓋情至則理存乎其中也借公主出降引入見萬幾之暇無可與親旋引古帝王未嘗獨處以天倫之樂欣動之其言不覺易入也奏疏文應以歐公為第一○仁宗崩年止五十歐公疏時上春秋正盛而言之無忌諱如此是為一德之朝

纂唐宋八家文精注 卷十 鳳文館藏

評原史之...

論議漢安懿王典禮劄子漢安懿王真宗之弟英宗之父也此書所奉英宗也

劄子山堂肆考為霜簡唐人奉事非表非狀謂之劄子又謂之榜子

臣伏見朝廷議漢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為兩制翰

林行內制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

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

方欲下三省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也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

屈意手詔中罷而眾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為眾論雖多

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書失禹謨無

不考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

言也誣欺罔也以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漢宣帝史皇孫

英云宗室傳漢安懿王允讓商王元份子也仁宗久無子乃以王第十三子宗實為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為英宗

也哀帝成帝無子立為太子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

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

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齊曲禮兩手摠衣去齊尺注裳

下緝也衰繖同喪服也喪服小記斬衰括髮謂之降服以

明服可降喪為期三年之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

寶禮開元禮百五十卷唐蕭樞著開寶禮國朝五服年

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杖重不

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

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

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

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

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若胡亥以始皇少子繼

鹿門云因無見有處英云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謂之五服以為萬世大家文選以作龜

纂言家二情生

卷下

四

言

大禹謨曰澤水
傲乎胤征曰先
王克謹天戒伊
訓曰嗚呼古有
夏先后方懋厥
德罔有天災山
川鬼神亦莫不
寧于其子孫弗
率皇天降災云

統孝宣以武帝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
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
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
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
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
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
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
譴責也怒也讓也謫問也詩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
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
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
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

致天災選天作
水

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
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
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更
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入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
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諡曰悼置奉邑
寢園奉邑祭田也寢園廟陵也綱目集覽古者宗廟前後
寢園廟後制寢周制王公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又廟前後
又陵寢詩小雅奕奕寢廟君子作之注廟中之所以安神也
制上陵皆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
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
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
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諡曰

禮記云死曰考
曰妣

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禮記王制三昭三穆。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朱註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過。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

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常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是以眾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

確士云宋代優
容外庭明宗舉
朝遜僂以遂已
私可以觀世之

升降君之仁暴

是非之禮醜禮

作理

鹿門云以上先

破眾說以下纔

入正議

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
 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嘔嘔詩載號載嘔嘔而不止也夫
 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
 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
 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
 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
 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
 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
 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
 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
 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

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

又為所後父斬衰義制三年謂之義服同義父義兄之義今若以

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大功喪服

名謂治布有精麤之分或作大紅小紅大功五月小功三月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

也反為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

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為義服上於

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

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

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明今眾人之

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眾乎則眾議不見其可欲

違眾乎則自古為國未有違眾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需然

鹿門云又就人情所不安處洗發提點一翻

願陛下集願上有臣字

沛同大貌水流貌又蓄水灌田之名下詔明告中外以皇
 孟子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
 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
 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此酌乎情理之至無可移
 易者也歐公所議本極平允後張璠桂萼乃欲藉口以
 行其干進之私明武宗崩無嗣憲宗第四子興獻王祐
 奉興獻王典禮枕長子厚德入嗣位是為世宗乃議崇
 張璠桂萼議之歐公果任其咎乎○皇伯無稽之說欲
 易去父名而薄其所生故歐公有是議張桂議稱孝宗
 武宗之父祐禮為皇伯是欲專厚所生而使太宗中絕
 憲宗第三子為皇伯是也而欲中絕孝宗此二小人之邪
 矣蓋尊興獻為帝是也而欲中絕孝宗此二小人之邪

說也論世者得此意以求之則漢安興獻典禮可以折
 中矣○揚廷和諸公欲改興獻為叔亦入於偏不如歐
 公之議平允

論澧州瑞木乞不宜示外廷劄子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案柿木雕文
 經年不滅及
 長益鮮明殆如天工他木則不然宋代羣臣不能窮
 驗濫以為瑞可笑歐公以理而推偶由道字為辨耳其知
 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
 世號稱大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
 西夏趙元昊據陝西甘肅等未平之患在前北虜契
 天大國四字予

夢溪筆談云木中有文字多是柿木治平時杭州南新縣民家折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

親見之書法類
顏真卿

又云晉書天文
志南蕃中二星
間曰端門

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慶曆中雖死。而達州軍賊已近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昭二。十二年。不皇。啓處。何以存濟。以臣觀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示名。兵象。忽示。錄。慶曆三年。余靖除右正言。遇事輒言。無所忌。避。是年。太白犯歲星于太微。端門之衣。公論之。曰。金所火。罰星。皆主兵喪。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晉書。天文志。歲

史記五星皆從
太白而聚乎一
舍其下之國可
以兵從天下
索隱云太白晨
出東方曰啓明
昏見西方爲長
庚

星以德。太白兵強。史記正義。歲星東方木之精。蒼考於星。帝之象也。又曰。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也。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史記。天官書。歲星入月。其野軍。豈有纜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積注。毛萇詩傳。曰。豐年之冬。必有積

史記五星皆從
太白而聚乎一
舍其下之國可
以兵從天下
索隱云太白晨
出東方曰啓明
昏見西方爲長
庚

唐書百官志禮部郎中員外郎掌圖書祥瑞景星慶雲為大瑞其名物六十四白猿赤兔為上瑞其名物二十有八蒼鳥赤雁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其名物十二

雪向日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舊唐書武后久視二年都城三月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為瑞雪率百官表賀宋書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上以為瑞于是公卿作詩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本。州。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芝。禹。錫。曰。王。充。禮。云。王。者。仁。慈。則。芝。生。是。也。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宜。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敝。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歐。公。作。蜀。王。建。世。家。論。謂。奇。祥。異。瑞。並。見。於。五。代。而。又。獨。盛。於。蜀。惑。者。可。以。思。焉。五。代。史。歐。陽。公。曰。麟。鳳。龜。龍。

鹿門云亦是持大體處

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此言最足警醒劄中先言寇賊紛起未為太平次言一歲之中天象告災不宜又示太平之道等字次言木文果真亦祇云太平之道人君正當修道以致太平不得謂已臻太平自生豫怠也文如燭牛渚變怪晉書溫嶠傳至牛渚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造妖妄者不啻奪其魄矣人臣引君當道意相照也正須如此侃直

唐書百官志禮部郎中員外郎掌圖書祥瑞景星慶雲為大瑞其名物六十四白猿赤兔為上瑞其名物二十有八蒼鳥赤雁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其名物十二

十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

儀禮、書經、禮記、周禮、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出於此、後漢光武時、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之、蓋九經中雜識緯之言者、皆怪妄不足信也。

英云周禮大司徒邦國舉賢者於王則貢舉之始也唐書薛登傳登天授中上疏曰漢世求士必先其行魏取放達晉先門閥陳梁薦士特尚詞賦云唐天寶十三載始試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史記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雜燒之有非偶語詩書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書之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伏生傳書畧錯事少精也一曰不明貌孟子曾中不正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史記鼂錯傳孝文時南

詩賦宋自神宗專以經術取士又云唐正觀八年劉思玄始令貢士試雜文

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劉氏鴻書凡百篇及秦禁學孔子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之孫壁藏之魏以後偽書日出矣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廣雅箋云也又書也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箋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昏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識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恰與正義之名相戾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

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為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識縉之學起於王莽時劉歆之徒相與偽造而又託諸孔子之言光武信之光武紀宛人李通曹褒宗之後漢通義十二篇又所以羣經緯書傳至有唐不廢緯學一信識近西漢體所以羣經緯書傳至有唐不廢緯學一科也歐公請悉刪除其功偉矣撲茂簡老言無枝葉猶近漢京

梅亭云據李燾長編嘉祐六年

四月或言樞密

副使陳旭陰結

宦者史志聰王

出寧得大用天

章閣侍制知諫

院唐介右諫司

趙抃兵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范師道文

章言旭為諫官

阿附貴戚及知

開封府恣行請

託旭奏辯上曰

除拜二府朕豈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唐介字子方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

參政牽引也復還也

臣材識庸暗碌碌隨從貌論語注碌碌庸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指樞密院梁時置趙普為樞密副使公時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為副使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

事關大體必須眾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

常務至於謀猷啓沃沃書說命啓乃心沃灌也茂爾言視日月而知

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

彼萬二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

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諍爭

容內臣預議耶
介等言不已當
兩罷之於是出
旭知定州介知
洪州并知虔州
師道知福州○
按宋史介師道
傳俱作陳升之
升之初名旭避
神宗諱而改
又云此空冒
冀彼萬一彼禪
之誤
梅亭云第一段
入事虛引
又云第二段就

經天子有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
一旦臺諫聯翩陸續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
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
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
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
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
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
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
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
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
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

進言者泛論言
人主言大臣難
易區分
確七云唐介諸
臣因言大臣而
獲戾故如此立
論兩層實主顯
然
梅亭云第三段
就聽言者泛論
辨忠邪辨公私
知術為要

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
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
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
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
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
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
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畧共論其事言一出則
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
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
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
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

又云第四段拍合今事又援引前事以明言大臣之難即趁勢卸入介等應上起

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

又云第五段就唐介等立朝本末剖陳一番，以見其言疑非其人可用，善持論

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瘴癘也，中山川之屬，氣成疾也。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與朝臣也。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狗公滅私。

而其情諸本而作亦以謂不然集或歐陽文粹然下有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十一字梅亭云末段以乞語賜還作結不為介等被謫惜而為朝廷大體惜立言尤為得體未謫官集或粹未作為錄作在

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而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欲說言大臣之難。先說諫人主之易。蓋以明聖待君。使君聽其言。而易入也。又將逆耳之言。與阿順之言。分別

陳子龍云當時公在樞府而拳拳以諫官為言。大臣憂國之心。可謂深矣。

忠佞而末以諸臣之顛跌不悔。始終一節。明其非妄論。大臣則唐介等之當召還。灼然明矣。婉切紆回。論事者宜奉以為則。

又云就已然之實事。開陳啓發。以聽人主之自悟。最得奏對之體。同人云。不爭臺諫所言是非。只說此時言大臣之難。與諸臺諫立朝本末。則是非不待辯而自明。歐公論事。真有回天之力。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杜衍字世昌越州人諡正獻公相仁宗范仲淹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漢書賈誼傳主耳言不逆耳。不為諫。史記留侯世家忠言逆耳利於行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字稚圭相州人諡

梅亭云第一段入事朋黨專權四字提綱以下力破其說

漢書文粹卷一 十五

鹿門云指仁宗
所進讒言處當
頂門一針
梅亭云第二段

忠獻公相仁
宗英宗神宗
范仲淹富弼
字彥國河南人
諡文忠公
位至丞相配享
神宗廟庭等皆
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

辨其加朋黨用
進一人加一倍
法
可見其不為朋
黨也集或作可
以辨也
純信而質編信
作正
梅亭云以異字
破朋黨

淹初以忠言讜論讜直也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規法度也莊子規者中規方者中矩淮南子規者中規方者中矩仲淹則恢廓志大氣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果銳意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實指非朋黨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弼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弼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

評唐史卷之九 卷一 鳳文館藏

鹿門云本來引

梅亭云第三段辨其非專權亦用進一人加倍法

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公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

而行之，編行之作施行

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冀皆有功。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

梅亭云第四段從辨專權上又拖叙一事以明之

纂唐史卷之九 卷一 鳳文館藏 十七

思雪恥編恥上
有國家之前四
字
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辱莫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

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
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
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
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

百辟君也天下諸侯通為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
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
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

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
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
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

又云此見四人
之有關係

梅亭云第五段
就罷政事上言
四人關重及四
人之可用

又云此見四人
之當任用

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

又云配開首兩
計作收

無用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政書盤庚圖任舊人共

方岳云力破朋
黨專權四字舉
其實事而明之
更為洞快

也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
而致身兩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
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
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以異字破朋黨則云忠臣有不和之節以讓字破專權

則云遲緩自疑作事不果俱透過一層說來末纔說四
人之有關係與國事之當任此四人言言動聽人君安
得不霽顏受之

評唐史... 卷一

論修河第三狀

時河決商胡趨恩冀賈昌朝議下塞決口開橫隴復故道累歲未定李仲昌兼駁兩議而仲昌持之此狀專駁開六塔

梅亭云於進言前立三柱不平大臣統籠小人的對無奇策管全篇凡文十三段又云此言畏大臣欺入言利者主修六塔所指已在獻計之小人矣又云此言畏小人正作獻計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利口偽言眾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

害必大粹必作雖

梅亭云此言無奇策本為閑落之筆妙即為篇主之引

主任其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目至和二年李仲昌請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夫以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丁歐陽修上疏諫其不可行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為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眾人

幕唐史... 卷一 十九

評唐史... 鳳文館藏

又云至此接入
自已反轉上三
柱前是衆人不
敢言之故此是
已所以敢言之
故東主文並伏
後三柱論根

然無大利粹無
無大利三字
不知爲國粹無
不知二字

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

鹿門云以上先
反覆言國家利
害以下纔擊利
害遲速大小處
畫一而剖之
梅亭云此又再
正三柱一本旨
一陪說一正駁
又云此本旨在
恩冀
可禦不至集或
至下有於字粹
有爲字
今河上流上下
訛

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上及三帝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上流淤塞也又濁也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廢物困弊

纂... 卷... 二十... 官... 載

梅亭云此陪說即前狀所駁開橫隴以回故道者此處復舉用以形起六塔之尤害

又云此正駁議開六塔正當時所指為奇策極言其害無涯

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隸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梗病也大梗又猛也淮南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子鋤其強梗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

又云又加一總繳

又云此以已所特論徵之士人之言以驗其不爽正以信其說於大臣使不惑於小人也二田云六一言治河泥沙淤高水行不快上流必決宜因其所注增治堤防疏

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隴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災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精幹之臣周易蠱初六曰幹父之蠱注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又體也易乾卦貞事之幹也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其下流浚以入海則無決溢之虞其說具於第一狀大指盡矣而僥功構辯者堅主開六塔之說不顧國力地理故復就惠害究極言之格意之奇前三段三

以無奇策謝朝議者還以無奇策立主張常想所不料鹿門云較前二狀更勝亦與前二狀相發明

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前三段洞悉人情後三段究析利害總以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真老成經國之論武侯不從魏延出子午谷之議亦然通鑑魏紀太和二年諸葛亮將入寇與主婚也法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糧五千直從嶽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里可長安與聞延奄至必奔城逃長安中惟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故不用延計

本論中有三篇

梅亭云第一段虛提從正意插入喻意又從喻意引入正意通篇大旨已揭鹿門云是果云引入開戶語東萊云就譬喻立綱目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後漢明帝永平八年佛法始入中及釋迦立像至東都距宋仁宗時凡千有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生於西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漢書霍去病過焉支山得休甘泉宮顏師古云今佛像是其遺法或曰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佛徒謂釋

梅亭云第二段

實提禮義充則

佛無禮義廢則

佛至通篇大局

已定

鹿門云釋迦生

於周定王時與

孔子老聃並出

此可見三教亦

天地之一大劫

處

梅亭云第三段

申明禮義充則

佛無由而入之

義而禮義之充

迎之生以周穆王時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
或為春秋莊公二年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
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
禮義廢之際秦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自漢高即位
凡七十年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
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
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
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
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也為
九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
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
牢一牛一羊一豕各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之樂器也俎音

故鋪寫王政甚

詳

東萊云說自古

以來自有維持

天下之道精密

如此

以木為之大小有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
諸說祭祀之器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冬獵曰蒐之禮因其嫁娶
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
而為鄉射之禮禮記有鄉飲酒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
飲酒所以明君臣之義明長幼之序也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
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
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
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
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謂義四郊之虞庠也下至
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
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

仁義樂鍵樂上
有禮字
東萊云此數句
繳盡前意
梅亭云第四段
申明禮義廢則
佛乘間而來之
義而禮義之廢
由王政不修故
鹿門云應前王
政闕禮樂廢而
後佛入中國之
說

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
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
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
在乎庠序殷曰序周曰庠鄉學也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
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
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
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
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
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商為井田之制以六
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最
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射
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

防民之漸鑣漸
作術

從而歸鍵蹄下
有之字
倡而崇諸本崇
作啟
鹿門云暗指昌
黎輩
梅亭云第五段
乃言去病之法
修其本以勝之
通篇主意
以排之粹之下
有何其不思之

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
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也也七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
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
乘而入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
王公大人往往倡而崇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
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色怒也孟子曾
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
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
樂入於骨髓骨中脂也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
中注腦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揚朱墨翟交亂孟子患之而專
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揚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

甚也七字。海亭云第六段所以勝之乃醫者古方也五個勝正與上一勝字相應禮義者勝佛之本通篇結收。百家息健息上有自字。進退畏怯諸本退作趨。無他焉粹無焉字。禮義者粹無者字。

董生董仲舒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介介同之士眇然微也細也漢昭帝詔朕以眇身護保宗廟柔懦進退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昌黎原道篇但言佛之謬於聖道而所以勝之處篇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只作補足語所謂含意未申也此

東萊云讀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皆藏在裏面了。梅亭云禮義為勝佛之本即韓公所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明切委備二篇應合看。○韓公原道歐公本論皆是紹述孟子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此原道所以作也君子反經經正則庶民興而無邪慝此本論所以作也此文聖廟兩廡千歲俎豆矣。

透發禮義為勝佛之本論尤切實文尤完密矣韓歐二篇故應合看。

春秋論上

梅亭云首段總旨從其一從其人兩層虛頌論旨從君子從聖人兩層揭明主意。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

又云次段貼合春秋先用寬說舍經從傳二句總挈駁頭又云二段提出三事是三篇總案三個孔子書法標論旨三個學者不從揭駁頭信孔子篤一句揭主腦鹿門云歐公每正論必本其說之自而隱括人情以折衷之故往往痛快

羊高穀梁赤左邱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元隱公其卒也書曰公薨不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左傳惠公薨奉之杜注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其於晉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宜公二年秋九月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傳曰趙穿弑靈公趙臯不討賊故董狐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書曰趙盾弑其君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確士云本篇正文至此而止下以二難二解作收梅亭云四段以兩難兩解作收局本篇正旨

昭十九年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傳曰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當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非異乎聖人三子皆非與孔子同時者或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周史杜元凱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後儒皆有解此謂學乎聖人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

二田云此是三篇總冒信孔子而篤五字揭出宗旨後綴難者之言以了緣作提綱勢篇法奇不能奪集或粹奪下有也字同人云前半虛言其槩後半實舉彼說而辨之然且不深辯者以有中下二篇在也

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從經而舍傳。三篇一意。而此篇先發其端。篇末不暢論。留下二篇地也。子瞻正統論三篇作法亦然。

春秋論中

梅亭云渾是語意全統三案而在本篇乃專對魯隱之攝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幽王欲殺太子宜臼。犬戎伐王。遂殺於驪山下。宜臼即位。是為平王。乃臣弑君。遷都于洛邑。自是王室微弱。號令不行。政由方伯。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謂若泰伯。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官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說。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奔厲王出。公周公以太子靜尚幼。乃相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

又云次段就傳稱讓國上辨其非攝字字開出下文議論

又云三段就傳之稱攝經之書公以駁之乃以公字破攝字也

又云四段又以經破傳只要推勘出經中並無攝之文

其餘是非諸本餘作於

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餘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未及行而見殺左傳隱十一年十一月氏其生也志不克伸

又云五段再就公字加一層比例以明其非攝

又云末段作兩難兩解收局第一層應首篇之尾作解第二層假為攝之餘波一并駁去

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貶美也。譽也。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

鹿門云發首篇所未盡更明透

假
總以書公為憑而斷其決非攝位用筆之辣何啻斧以斯之斯折也詩陳風斧以斯之

東萊云三子之論不攻自破就中輒字侮字破的言語

春秋論下

文凡九段其為人諸本為作於梅亭云此下論趙盾事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左傳宣二年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云仲尼曰董狐古良史也書法不

確士云此駁去盾不討賊而非實弒一說

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

梅亭云此駁去盾不討賊而非實弒一說只就盾言盾

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晉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提彌盾不討賊不能為

不責趙穿一說梅亭云此駁去趙穿實弒而非盾弒一說盾穿夾說

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

為君復讐範無為君二字所謂是非鍵所

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

上有此字。遂弒粹，弒下有公字。以明白，鍵以作而。雅山云：左右攔說無逃處，就中果有果無字，是盾之疑似，乾無之字。鹿門云：到此纔下手說。豐山云：從前許多說話，至此方說出正意。又教之諸本之

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過也，切也。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正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之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

作人。梅亭云：此言止若祇不當藥，斷不加弒君之名。確士云：此斷許止實弒父。梅亭云：此又就上不當藥上加一難以駁之結。許止案。為弒君範，無為字。

則夷臯執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當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當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

評唐史八家文精註

日責止範責作

罪

梅亭云此盾止并說曰復見經曰書葬應還首篇之尾一難一解了二事案

為正卿公羊傳正作世

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此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隱公三年公羊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穀梁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大夫也其稱

東萊云繳結極好移易不動與秦誓同確士云三子異同甚多此偶舉其一梅亭云此一難一解統論二傳為傳開異詞取證是篇總結同人云此二獄關係甚大論出千古無究人

纂唐史八家文精註 卷一 三十一 鳳 官 版

尹氏何賤曷為賤世卿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左氏經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傳聲子也尹氏卒為隱母左氏經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傳聲子也尹氏卒為隱母左氏經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傳聲子也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前半論趙盾實弒君後半論許世子非不當藥申解首篇趙盾許世子二事筆鋒所到斬盡葛藤誅亂賊于既死此文有焉○觀賈充成濟弒高貴鄉公則操刃者雖二人而弒君者實司馬昭也漢晉春秋帝見威權日去又逆帝戰于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帝高貴也然則夷臯之弒趙穿為賈充成濟趙盾為司馬昭就令歸而討賊亦不得恕其首惡之罪矣作論須

直刺其心方為痛快

楚材云歸重人君一篇主意
梅亭云前幅指陳君子小人之情狀而以人君能辨能退能用為主一篇大旨已明
聖歎云不怪朋黨只與提出人君大識力大筆

朋黨論在諫院時進仁宗慶曆三年用社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任執政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歐陽
公與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首擊館職名士十
論歐公上疏又進此篇仁宗因而感悟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
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
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
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

力鹿門云是垂世名言
西仲云同利算不得朋所以謂之無
又云同道方是真朋故謂之有
疊山云警東有力處
而爭先範而作則下而交踈同
梅亭云中幅舉自古人主能辨不能辨之得失治亂以證之

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
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
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
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
驩兜等四人為一朋書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羽山四罪咸服
而天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庭賢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
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
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四岳九官更相稱美
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西仲云無朋友
亡多朋友與之
證

咸投之諸本咸
作或

李德用黨君子

牛僧孺黨小人

號牛李黨

呂東萊云議論

出入意表大凡

作文妙處直臻

神解至朋黨論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鉅鹿張角以妖術。敎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唐昭宗天祐二年。裴樞。崔遠。獨孤損。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指為浮薄。逐無虛日。緡紳一空。○案天祐二年。為昭宗第九子。昭宣帝時。六月朔。李振曰。此輩常自謂清流。云云。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

風骨俱全

善人為朋。諸本為作之

二十二臣。鮑臣

作人

聰明之聖。折聖

作主

夫興亡。鍵夫作

嗟乎

鹿門云。忠言讜

論破千古。人君

之疑。大率類劉

尚諫。昌陵疏

顧迴瀾云。歐陽

廬陵朋黨論。法

至嚴而語至易

纂唐書卷之九

卷十

三十三 鳳人 官 歲

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反反覆覆。說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末歸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見人君能辨。但問其君子小人。不問其黨不黨也。因諫院所進文。故格近於方嚴。○漢桓帝時。黨部二百餘人下獄。後又禁錮之。靈帝時。殺李膺。范滂等百餘人。至獻帝獄。已解矣。文中偶誤引桓帝時。宦官張成。養太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移亂風俗。逮捕下黃門監北寺獄。所引三百餘人。禁固終身。又

至嚴所以別君子小人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歐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

儒學有行義者宦官皆指為朋人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度尚張邈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王孝為八厨

同人云小人無朋一語開鑿鴻濛自公而前未之聞也格頗做劉子政而奇警過之

梅亭云君子小人兩路夾逼而以不近於人情作斷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

東萊云下兩尤字最精神施於小人範施作加期小人析期作責範小上有其字近於人情鍵範情下有哉字夫縱之範之作而梅亭云上非恩德下非信義兩面推勘而以交相賊以成此名作斷

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七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一人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

西仲云說至此
深刻之極無以
加矣然自是確
論

楚材云提出常
法二字縱囚之
失顯然可見

梅亭云未段由
出正論偶為不
可訓常法不可
失而以必本於
人情作斷
豐山云文有氣
力有光燄可以

茲六年矣反掉更快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
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
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
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正論可偶一為
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正論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
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正論收

怨女三千放出宮通鑑貞觀二年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憐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涇水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死囚四百來歸獄此太宗盛德事而歐公以為不近人情者緣不可為常恐後世藉口以行其好名之舉也子產乘

發才氣善於立
論

呂雅山云永叔
文窮極古今變
態如卿雲從風
卷舒萬狀不可
以常理待之也
聖歎云此論有
刀斧氣橫所堅
斫畧無少恕讀
之增人氣力

輿濟人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為政正是此意○縱囚事
後漢戴封已行之不始於唐太宗也戴封在獨行傳中
獨行傳戴封遷中山相囚四百
人遺家尅期皆無違者云云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終

